



## 城市文學節 2013 開幕暨座談會

日期：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0：3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惠卿劇院

主持：鄭培凱教授

司儀：蔡一品同學

記錄：姚潔盈同學、麥向暉同學、楊家麗同學

**司儀：**尊敬的各位來賓，我們的開幕式即將開始，為保證活動順利進行，請將你的手機調至震動或靜音模式。謝謝您的配合。

尊敬的各位來賓、親愛的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歡迎蒞臨香港城市大學「城市文學節 2013」的開幕典禮暨文學座談會，我是今天的司儀蔡一品，就讀香港城市大學媒體傳播學系二年級。

一年一度的城市文學節又到了，今天很高興與許多文學愛好者一起參加這次盛會，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非常期待各位知名作家的光臨。

今年城市文學節的主題是人文環保，除了是次開幕及稍後將舉行文學座談會以外，文學節的活動還包括「城市文學創作獎」，以至與教育局合辦的「與作家對話交流會」和「新詩寫作工作坊」。一直以來，城市文學節致力於鼓勵港澳兩地的青年充份發揮文學創作才能，我們希望以多樣的形式，豐富的內容，為文學愛好者提供學習交流的機會。

今年城市文學節順利舉行，在此還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合辦單位「香港藝術發展局」和「澳門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以及「恒生銀行」的熱情贊助。

接下來，有請「香港城市大學文康委員會主席」鄭培凱教授為我們致開幕詞，有請鄭教授。

### 開幕致詞

**鄭培凱：**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非常高興今天這個人文環保的城市文學節開幕了。接着我們下午跟明天都有一場熱鬧的活動，我們這個開幕式是一個儀式，同時我們也能聽參加城市文學節的嘉賓、作家分享創作的經驗。

我們已經辦了很多年的城市文學節都跟環保有關，這個不可避免的，我們要特別多謝恒生銀行，因為它是綠色銀行，我們主要的贊助經費是來自一個對環保很有興趣的機構。我們同時要謝謝「香

港藝術發展局」和「澳門基金會」。因為「香港藝術發展局」從一開始也支持我們這個活動，特別是鼓勵香港與澳門的青年們參與寫作，多對文學發展興趣。我們這個文學節跟文學獎面對的是 25 歲以下青年跟在校的學生，我們辦了六年，一直受到青年跟學生的支持，我相信一定會再繼續辦下去。

我們今天來的嘉賓來自世界各地，有遠從紐約來的、國內來的、台灣來的。我特別感動的是，我的好朋友詩人焦桐他從台灣趕來，他的愛妻不久以前過世了，他為了我們的評審還趕來，我非常的感動。這看得出來，我們這些評審都非常關心青年的發展，非常關心文學、藝術能夠後繼有人，所以我也借這個機會，特別謝謝我們每一位評審嘉賓。他們來分享他們創作的經驗，我們這個文學節，我相信一定非常的順利、辦得非常的成功。

今天下午跟明天，會有很多的同學來參與，今天的開幕看來就少一點。不要緊，我們這個文學節一定會辦得非常好的，謝謝大家！

（掌聲）

**司儀：**謝謝鄭教授。現在有請鄭教授為文學節致送紀念品。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的合辦單位「香港藝術發展局」周勇平先生



上台接受紀念品。有請周先生。

（掌聲、致送紀念品、拍照）

**司儀：**請鄭教授留步，難得各位嘉賓歡聚一堂，在座談會開始之前，有請各位嘉賓一齊合照，有請。

（嘉賓大合照）

**司儀：**謝謝各位。現在有請各位嘉賓講員就座。文學座談會馬上開始，座談會將由鄭培凱教授主持。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鄭教授。有請鄭教授。

**鄭培凱：**好，謝謝！我們現在就開始，算是一種交流吧！各位嘉賓他們會講一講創作心得或對於青年寫作的一些希望，每人有大約八至十分鐘，然後大家互相的交流一下。從以前的方式，有時從中間開始，有時從旁邊開始，每次都不一定的。今年我們很高興，這個文學節來參加的女士比較多，去年都好像被人家批評，女士都沒有來參加，今年多一點，非常高興。這個許知遠不是女士，（眾人大笑）人家看了照片，說這個許知遠是不是也是女作家。那麼我們從旁邊開始吧，從邊緣包圍中央。黃子平教授開始講講吧！好不好？黃教授最近編了許多跟香港文學有關的一些精選的書，所以他對香港文學跟青年學生也非常的認識，您開始吧！

## 「只有文學能夠拯救我們的環境」

**黃子平：**本屆文學節的主題是「人文環保」，很好的一個題目，往年都是自然、山水，今年就把環保更直接的點出來。前面就加了一個動字，叫「人文」，相信是屬於中國文化中心這樣的單位才想得出來的題目。

環保是一個複數，不是單數、唯一的環保，它是一個多種多樣的環保，所以我們就會發現其實環保是如此重要的一個世界性的課題，跟人類的命運與將來切切相關的一個符號，幾乎所有人都要爭奪的一個符號，所以才會產生形形色色的環保。比如說，左派會說

環境污染當然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後果，右派又會說環境污染是因為市場化不夠徹底，政府控制得太厲害造成了環境污染。或者女權主義者會說自然是女性，自然是母親，然後文明代表了男性，環境污染直接就是男性殺毀社會的一個發展到今天的體現。

然後我們無限的延伸下去，我們最常見到的是商業文化，充份利用了環保的概念。今天早上來的時候，看到地鐵的一份免費報紙，有一個廣告就說多行環保生活素質，呈現有品味的生活等等，所以我們在討論這個主題的時候，是需要對這種多種多樣的環保有體驗。

那麼我們回到本屆文學節的主題「人文環保」，我就在想到底怎麼可以人文環保，把「人文」作為一個動詞的話。我們有一個比較激進的口號，就是「只有文學能夠拯救我們的環境」，然後就可以展開我們自己的想像力。怎麼去拯救呢，我舉一個例子，前一陣報道說，湖南一個縣內的一個鄉裏的井水，打上來是紅色的。那麼是多年以前已關掉的一個化工場，那個滲透物造成井水是紅的，然後附近的養雞場裏的雞喝了這個水，那個雞就死了2%等等，類似的報道我們都很熟悉。我比較感興趣的是，環保局的副局長，他做了一個解釋，他說：「紅色的水不一定是達標的水，比如說赤小豆種出來的水是紅色的，商店裏賣的很多汽水也是紅色的水，所以你不能說紅色的水就有問題。」我馬上覺得這個局長是個詩人，用如此文學的方法就把這個環保問題給解決了。我特別羨慕這個局長，他的想像力特別好。這就是我的發言。謝謝！

(掌聲)

**鄭培凱**：好，謝謝！廖偉棠。

## 環保寫作

**廖偉棠**：我想剛才黃教授已經把很多方面都說完了，我把它再收窄一點，從寫作方面再談談我一些看法吧！有兩點我想說說的是，環保，我們放在自然界的日常生活中的環保，跟我把它放在寫作上

面，作一種隱喻方面的環保，有一種不同的策略要去面對。自然裏的環保，我們是致力想要把自然界回復到自然生態區，或者是把自然界保持在一種很純淨的、完全未經污染的一個人類烏托邦的一個境界。但是如果我們要在寫作當中談環保，文字中的環境保護，應該是怎麼樣的啦？如果我們還照剛才那個，對自然有一種潔癖的態度去做一個純淨的語言環境等等，那麼就有點我們大家所說的反世俗態度，有些俗的東西呀，現在我們覺得不是詩情畫意的東西呀，不要讓它到文字裏面去，那才叫人文上的環保。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我覺得人文上的環保應該是開拓一個自由的文字環境，一個有多種彈性的文字環境。我剛剛看着屏幕，我就想起我一個喜歡的美國詩人，80年代的美國詩人。有一句詩我特別喜歡，他說：「當代的美國詩歌，要有一個強壯的胃，她應該能消化汽車輪胎，也能消化大自然。」就大概這個意思，我覺得我們的當代文學就應該有一個強壯的胃，而不是說，我只能去寫後花園裏，我們也應該能消化這個世界，這才是一個健全的人文環境。不應該是說排斥這個現代的、工業化、後工業社會的東西。

另外一點我想說的是，就像是環境保護者裏面來說，這有很多所謂積極的環境保護者，有消極的環境保護者，有進攻型的環境保護者。比如說綠色和平，它是採取主動的一種環境保護的態度。那我覺得在寫作中，也許也可以有一些這種積極的寫作環境或態度。就是說，當你的寫作環境被很多這種非文學、非人文的因素去干擾的時候，我覺得一個作家或寫作者要有自己的態度，去捍衛你所屬的這個寫作環境，我們應該用關心的態度去理喻那些非文學的干擾，就這兩點，謝謝！

(掌聲)

**鄭培凱**：好，韓良露也來講一下！



## 記憶——不可缺

**韓良露：**大家好！我看到人文環保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其實蠻有趣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環保最早是一個社會運動，它其實是環境跟生態保護有關，可是我們知道環境跟生態保護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連，就是我們稱之為多元生活基因的一個延續，所以你可以看到環境跟生態被破壞的時候，這個多元生活基因的延續變成越來越單一的，因為環境被破壞。那我看到人文環保這個題目的時候，我很自然的想到，「人文」作為一個平台，不管是說詩人、散文家或小說家，他用這個「人文」的平台去傳達環保、生態環保或自然環保的概念，就像有些人用社會運動的方式去推廣環保的概念。當我看到這個，我覺得所有的寫作者，不管是詩人、小說家、散文評論家，他們強大的創作能量來自於記憶本身，所以我想到人類的記憶這個事情，它稱之為人類所有的活動裏頭的多樣性基因，它在所有人類的活動裏，不管是文學創作或其他文化，都是維持所有創作的一個原始動力。所以我想到「人文環保」的時候，我比較關心的是人類的手段，去達到人文或生態的環保。在第一次、第二次的工業革命的時候，我們對生態跟自然環境的破壞，我想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人類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或資訊革命當中，我們面臨的不只是生態跟自然環境的破壞，其實是人類自身生存的人文環境被破壞。我想到人文環保的時候，我覺得人文本身是必須要被環境保護的對象，人文本身就是一個被破壞的生態。甚麼叫人文的環境被破壞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記憶的基因，人類創造記憶的基因，它在一個後資訊、後工業化的時代，記憶變得越來越所謂的可能同質化，它的多樣性變得越來越珍貴。在座的所有作家，其實都是對記憶很執着的人，如果你對記憶不執着的話，你不可能去寫作。也有很多平常的人，他也許不寫作，但他有個人生命的記憶、街區的記憶、城市的記憶、集體的、家族的、國族的、歷史的記憶，而這些記憶事實上是造成我們整體人文環境背後最重要支撐點。我們提到這些記憶怎麼被破壞呢？第一個是我們商業化的社會，當所有商業化社

會的聲音，通向中心化、同質化的時候，其實大家的記憶越來越相似了。或者剛剛有個先生談到，如果你是在一個言論不自由的地方，你的記憶事實上會自我壓抑，或者你可能會不敢訴說你的記憶，你的記憶不會喚起跟你有同樣記憶的人，或者他沒有辦法傳達到沒有這樣記憶的人，去了解所謂集體的記憶，而集體的記憶是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中心點，沒有集體的記憶就沒有真正的歷史的傳承。還有我們知道在都市裏頭，如果所有的街區，通通被同化了，你就不會有所謂都市裏頭的城區，生活的文理，你就沒有隨着時間演化過程的這種老街區，所有的街區，它都慢慢地一致化，變成都是更新的新街區，你就不會有所有關於你童年的、關於你父母童年的、關於不同的族群的記憶。比如香港來說，他可能是來自閩南、潮州、汕頭、上海、廣東，不同的地方所產生的街區所謂的生活演化史。所以我們在想到記憶這個事情，記憶絕對不是人類自己可以全然自我控制的，記憶它跟整個環境互相共振的。因此當一個城市，作為一個現在大多數人文環境所聚集的城市，當這個城市裏面缺乏或壓抑人類的記憶的生長，有的城市它會變成失憶的城市，有的歷史會變成失憶的歷史，有的國族會成為失憶的國族。所以我們談到人文環保的時候，這一回我看這個散文裏面，其實我發現，不管是 25 歲以下，或者是博士生的這些創作，所有的人都是在寫作他的記憶。他的記憶可能發生在香港的一個老街區裏面，可能發生在一個學校裏頭，但也是發生在他生命當中，可能是他的童年、中年、青少年，都是記憶。所以我們會發現，能夠去記憶事實上是令人文可以多樣化，尤其我們知道，我們一字掛開的十幾個人，我們每一個都有獨特的生命史的記憶。每一個人所面臨的生命的功課，每一個人來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城市，而我們這些來自獨特的記憶，其實就成為人文創造非常重要的一個環境。但如果一個環境，它越來越變得同質性，因為商業的、政治的、都市發展、工業化發展的壓抑，事實上我們有一天，或我們的下一代，都沒有太多可以舊地重遊的記憶，沒有太多可以分辨你我差異的記憶。我們共同的記憶可能是在共同的 shopping mall、共同的機場、共同的娛樂產生的共同記憶。那個

時候你就會發現，最重要的記憶多樣性，它就會受到很大的破壞。所以我今天提出記憶，可能是人文環境裏頭，而且這些記憶不只屬於作家的，每一個活着的人，他都有他人人生記憶裏最重要的共生關係。畢竟，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剩下來的就是我們留給別人的記憶和我們帶走關於這個世界的記憶。記憶應該是人文環保創作裏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掌聲)

**鄭培凱：**好，那麼我們以下有請許知遠。

## 生活的單一性

**許知遠：**她剛剛講的關於這個人為世界的污染之後，很適合兩個小片段。

第一個小片段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故事，曼德斯的一個小片段，他說：「在我們那個時代，我們關注的都是一些相當河流、空氣中的污染，我們今天的如何被污染。」

第二個小片段是：作家杰克，他在描述他在 60 年代，在 70 年代，70、80 年代去坐公共汽車的感受，在公共汽車上，他聽到背後一個女人在說話，就是說那個女人的聲音讓他非常的不舒服，像一種玻璃的聲音。

沒有喜感的聲音，甚麼樣的聲音讓人神曠。在北京生活，在各種各樣的地方旅行，你經常聽到很多人講話像玻璃一樣的等等。我覺得生活在中國每天你看到的一件件事，你看到紙上那些新聞標題，你看到的這些平常人的畫面，我覺得那種空間之後排山倒海是污染，無處不是污染。因為他已經非常強烈的感到了大自然的吸引，還抱着期待的。你看到期待人的蛻變到越來越單調。這單調性不再是毛時代的簡單的標語式了，再加上新的娛樂時代、消費時代的形式的改變，而製造了新的單一性。簡單的說，我覺得是此時此刻這種的環境裏，都是在平板上，玻璃上，不通往過去，也不通往周圍的世界，

只沉醉在眼前的狹窄的世界裏，我覺得這種污染是讓我特別心痛的一件事情。

(掌聲)

## 不是人人可從事的環保事兒

**章詒和：**富人搞環保。搞環保的都是巨富。這個是很時尚很高級的話題。為孩子們，為未來，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比現實更偉大的事情。這些事情窮人都沒資格談，這些都是王妃、房地產商來做的，百姓就是房子。我的房子是不是被拆了？我的水怎麼喝的？我的莊稼又收甚麼稅了？所以我覺得，環保是個奢侈的事。能溝通的只有一個，叫權力。環保與文學沒有關係。文學只能陶冶情操，你的內心怎麼美好起來，你對現狀怎麼看待。但是，一落到現實中，再大的文學家也一籌莫展，我就是這麼看的。我在大陸不從事環保。一，我沒有錢。二，我沒有權。三，誰弄壞的誰負責。我就是這樣子的。其實，環保部的人都跟我很好。環保部長，是高級幹部。他跟我講：「大姐，中國環保最終只有讓步於生存。」這說的是實話。他說：「咱們和共產黨生死在一起。」他讓我每週開着車去郊外呼吸好空氣。我說我沒車。他說：「那您就坐地鐵吧。」我說：「行。」他說：「您到了遙遠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再回來。」我覺得這個部長跟我說的是真話。他讓我每週兩次到郊外去呼吸點好空氣再回來。他倒是挺聰明的。他家就在北京的郊外。一個環保部長最終跟你說實話，環保最終要讓人生存，十四億人口啊。大陸真是環保和文學一點也沒有。唯一能改變的就是權力。只要一個地方的指標將環境保護列入政績，這個地方還能好點。為甚麼所有的江都要建電站？為甚麼要在四千六百公尺去挖金礦？為甚麼所有的古墓都要挖掘出來呢？我們不能留一點給未來嗎？明顯能感覺到，環保與生存的對立。所以呢，我想文學有作用。我們只能靠文學修煉我們的內心，修煉我們的性情。你用文學去打動官員，那叫白搭。環保

部的第一大司長，我問他中國的環保發展到哪一步了。他說：「大姐，我告訴你，垃圾污染基本靠坑，河水污染基本靠抽，人基本靠蒙。」

（掌聲）

## 心靈的環保

**焦桐：**我精神有點恍惚，所以可能我說的不是很有邏輯。我腦中閃過一個觀念是，環保跟污染的對陣，我想也許可以從激情來談。我比較不想談環境的環保，我比較想談談心靈的環保，精神與人文的環保。總括來說，這方面有幾個表現。第一是回收和再生資源。我們通過轉移，也許某一些情感能變成一種再生資源，會被有效地回收或污染。在十幾年前，我變成美食家。我一直是寫詩，可是我發現一般人都希望我是美食家。自從做了美食家之後，就有很多餐館的老闆紛紛邀請我去試菜。我因為生性非常貪吃，而且從來就不反對別人請客，所以試菜我就去了，吃多了有點良心不安，人家請你吃，你總得給一些意見。所以，回家後就閱讀一些飲食文化，讀着讀着，讀出了興趣，無可救藥地喜歡上這方面。我每天花很多時間閱讀美食方面的書，認真地去蹲點，去外地考察。我希望通過認真的學術方法去研究美食。我到外地考察時，剛開始我是將每頓飯菜都吃完。後來，發現這樣子不行。這樣雖然對食物是環保的，但是對身體非常不環保。到了後來，我寧可身體環保一點，每道菜都吃了一口就走了。因為我每天要吃，要做統計，要做各種記錄。我一天吃十五頓是很通常的事。從早上開始吃到半夜。這是一種我對環保的體認。我總覺得現在的人比較在乎卡路里的問題。我則越來越重視這個食物的旅程。食物關心的是一種美味。我們知道，食物要吃當季、當地的。所謂的美食，無非是要當地所生產的東西。這就是食物環保的體現。你在不生產這樣東西的季節想吃這樣東西，是不好的。最近，一個月之前，我太太過世了。從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一條硬漢。沒想到這一個多月來，我變成一個愛哭鬼。我在

想，有一種淨化作用，把心靈清洗乾淨。可是如果這樣的話，也只是身體的環保。我想，說不定還有一種可能，變成一種精神的療養。我已經很久沒寫詩了，可是最近又瘋狂地在寫詩。這是個愛哭鬼寫的詩。我實在不喜歡陷入悲傷的一面。好了，不談這些事了。

## 環保與人的困境

**李銳：**大家都講了很多關於環保的認識。這一次因為我是評委，要看小說。很多參賽者的作品也是談到了環境問題。我看了以後，一共十二篇，大部份寫的都是環保問題，如村莊要消失了，一棵老樹要消失了。這些事情就給了我一些影響。

我有過六年的插隊經歷，我當過六年的農民。當了六年的農民後，我有一個刻骨銘心的體驗。我特別清楚，所有讚美勞動人民的人都是不勞動的。寫那個「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詩人，他基本上是不去鋤地，因為我「汗滴禾下土」六年了。我寫小說，我決不給勞動人民戴上沒有用的光環。我決不讚美那些世世代代被綁在土地上的勞動人民，把他們詩意化。所以我的小說，我對待農民的態度是和我自己的經歷息息相關的。我插隊的那個村叫邱家河。那個村子很落後，我們要点油燈，沒有電話，沒有電視。有的人連汽車都沒有見過。邱家河村的小姑娘們的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怎麼能讓她們的父母給她們說一個好親事。她們希望嫁到山下去，哪怕嫁到離山下比較近的一個村子去。這就是她們人生最大的理想。

我同意剛才章老師說的，一般談環保的人生活已經很不錯了。這個事情確實比較矛盾。我有一個小說集叫《太平風物》，副標題就是《農具展覽系列》。咱們中國人一說中華五千年文明是甚麼，實際上，我們細想一下，這五千年的文明是一個怎麼樣的文明？實際上是一個農業的文明。我們的二十四史、諸子百家、唐宋詩歌就是經典，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寶。但有一樣東西是大家所忽略的，就是養活了這些文明的工具，很少有人會注意這些。我當初為甚麼為



農具要寫一個系列的小說呢？

每一部小說都有一個農具。我知道，邱家河村現在也因為發現了煤礦，也搬遷了，也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我插隊的那個房東家的孩子，那個大兒子和二兒子因為政府有補貼，他們大概只花了四五萬元就可以給一套房子。所有年輕人都歡天喜地搬到房子裏面去了。大家不要總是簡單地想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有多麼深厚。千萬不要這樣想。因為你不是世世代代被綁在土地上，你就容易變成詩意化。其實，世世代代「汗滴禾下土」的人的最大夢想，就是能離開那裏。邱家河村現在沒有年輕人，都是老年人和小孩。所以說，我寫這個農具系列，我就是想把這樣一個非常複雜的情感留在紙上。中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我敢說還沒有一個作家為中國的農具著書立傳。我們都說我們是五千年文明古國，還沒有一個人為中國的農具來寫一本完整的小說。

咱們今天的話題叫人文環境。說到人文環境這個問題吧，就把環境給擴大了。一說到人文環境，那就不只是簡簡單單的空氣啊、水啊這樣的問題。所謂人文環境，我的理解是整個人類和自然的相處一個根本的關係，就像哈姆雷特的那句話「活着還是去死」。這是一個根本問題。環境要還是不要，這也是一個問題。就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終於可以使不管是西方的東方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發達的還是不發達的，這個地球村的全體村民們終於遇到都要遭遇的問題。不管你是專制的還是不專制的，都要遭遇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和自然怎麼相處。實際上，當我們談這個環保的時候，因為我們是人。

甚麼最環保啊？我有一個徹底的觀點，最環保就是人呆在森林中不要出來，這個是最環保的。世間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當人和自然混為一體的時候，是沒有環保這個問題的。我們之所以成為人，是因為有人類的文明的積累。我們不要太自大，不要以為我們人類聰明，我們大腦的保存量比別的動物還多。千萬不要這樣想。當我們看到人類文明終於導致人類無法生存的時候，我們應該反過來想一想那個最根本警醒我們的東西是甚麼。當人和自然到了最危

險的時候，到了是活下去還是不活下去這個時刻，你才會想起來，我們本來特別驕傲的那個東西是本身含有多大的荒謬性，是根本的荒謬。我們不可能再返回去，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森林中去。比如說我們今天這個座談會上，我們不要說別的，我們談環保，我們只要把空調機一關，就很難受。我們來開會的人都是坐飛機來的，我們要環保應該走着來。比如要回美國，起碼應該划一隻木筏，划着回美國去。這個才是最環保的。但是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我們的命運，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困境。

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是最高的哲學命題。所以這個問題，如果說跟文學有關的話，那跟文學是太有關係了。因為政治家的考慮和文學家的考慮是不一樣的，科學家的考慮和藝術家的考慮也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因為你已經是人了，已經走出原始森林了。當初，山頂洞人在原始洞中點燃篝火和我們發射航太飛機看見的那個尾火，那都是兩團火。可這是幾十萬年文明的積累的一個過程。當中有巨大的落差，但是這個落差是我們無法決定的。這個不是人的能力能決定的。我做人還是不做。這個問題說起來太深，到此為止。

## 文明延伸出環保

**鄭愁予：**我接着談談文明的話題。這個環保與文學是不是有關係。剛才我們都知道是非常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文學是可以提升文明程度的。文學不是教育，它是讓你從內心中感覺到價值的存在。這個文明延伸出來跟我們切實有關的是文化。文化是文明的延伸。高層次的文明延伸出來的文化也是高層次的。比方說，當人類用火來燒烤，來煮食的時候，發展出來的文化是每個民族有自己用火來吃熟食。那麼，就成為了不同的文化。

今天，我們有中國式的、法國式的、各種不同的飲食。這就形成了飲食的文化。這就是文明延伸出來的文化。文化是在我們日常

生活中日積月累的，一直傳承下去，成為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就是文化。文化本身是正面的，沒有負面的。如果有任何負面的、壞的文化，這句話不存在。文化都是好的。

壞的是甚麼呢？壞的是風氣。再以飲食習慣為例子。比如去峨眉山，我們同行中有想吃猴子肉。猴子跳到我們肩上，跟我們十分親密。動物跟我們是同一類。那麼，吃飯時候想吃猴子肉，這個叫人不可思議。這種飲食的愛好不能說是吃稀有動物或稀有食物的文化。這是一種壞風氣。

在現在我們人類生存的情況之下，我們看到的城市是，人集中生活在城市中。像香港一樣，七百萬人口生活在一個大都市中。香港是海島，有很好的山林，山水，空氣不是那麼惡劣。不像北京那個地區，不是空氣很流通的地區。談到城市，我是一個寫詩的。我不知不覺地在我的詩歌作品中有一半跟水有關係。治水是我們文明的開始。我們知道怎麼治水，才知道怎麼治理天下。我不知不覺地用水來寫。比如我寫登山的詩，山如果沒有水，山就乾枯了。

最近我寫了兩首詩。其中有一首就是有一座綠建築要在台北市中心建立起來了，他們給我看了設計圖，我非常受感動。因為那個形象是旋轉的兩條龍的形狀。它不只是建築的模式或者是建築的理念。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將綠建築和水文化融合在一起。龍的本身就是水。天上的雲就是龍的形象。我們知道有地下的水，有江流的水，這些水在文學中都是很重要的。這個建築以龍的形象，每一層都是小樹，好像立體的一個森林。他們來找我，希望我能為這個建築命名，我非常高興地答應了。那麼我寫了兩首詩，一首是用排列方式把龍的形象排列出來。另外一首是用普通的抒情體把它寫出來。我覺得我一個寫詩的人，為一個城市重視環境保護很重要。我希望，從此所有的建築都是綠建築。現在世界上非常流行一個概念，就是綠建築。綠建築，能夠節省能源。我們不可能希望所有的建築都是綠建築。但是從現在開始，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也許所有的城市，人口集中的地方全住在綠建築中。這個對我們環境保護有非常

大的幫助。那麼，我覺得文學創作巨大的能源，幫助環境保護。這個是我從我個人方面來談的。我年輕時候就開始寫水。水是環境保護最重要的一環。我將來如果還有能力，我還會多寫這樣的作品，謝謝！

## 作家蘊藏的力量

**施叔青：**我是來自最遙遠的地方。我常常喜歡開玩笑地說，我是一個天生的島迷，我這輩子在三個島中流浪。從最大的台灣島，到了曼哈頓島，然後我在香港島住了十七年。所以，這次我碰到了我的老朋友周永平先生，也是高官。我回到香港來，真的是有回來的感覺。我覺得我在香港的十七年，是我一生當中最美好的時光，很懷念。講到了人文與環境，比如我以前所寫的《香港的故事》。香港雖然有山有水，很美，可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大的都會。我是台灣的鹿港人，那是一個曾經在嘉慶年間靠着跟泉州的貿易，是台灣的第二個大都市。雖然在我這個世代已經沒落了，可是基本上還是一個市鎮，都跟自然有關的。可是在我寫作的過程，到現在為止，我沒有想到我會寫出了一本跟環境、大自然有關的小說。

我寫的一本關於台灣歷史小說，也就是「台灣三部曲」的第二本《風前塵埃》，那時在花蓮，因為本來身在紐約，但要寫台灣的歷史，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剛好花蓮的東南大學請我回去當一年的教職，所以最後到了花蓮，把日治時期台灣，包括當時的自然環境寫出來，那個時候，除了要緊事情之外，基本上都沒有離開台灣，守在花蓮，我就這樣被當地的山川、人才，還有水給吸引住了。當時我住的宿舍，一天早上起來，張目四周，都是藍天、白雲、山，結果自然環境推動了我去寫作，後來居然我寫出了一本這麼抒情的小說，跟山、水、原住民、土地那麼相親的書，所以在我的寫作過程當中，我覺得很幸運，竟然能夠身處在這樣的一塊淨土，在旁人眼裏是很奢侈的。所以，就像我方才所說，自然能夠對寫作者產生



很大的影響。

然後，接下來，就跟大家講一下，作家手上的一枝筆，所蘊藏的力量有多大。筆的力量，我是相當肯定的。舉例來說，在美國，人們對於環保的意識很強。1962年，當地有一位作家 Rachel Louise Carson，寫了一系列的書，關於環保、生態的，引起了很大的回響，好像揭發有好些郊區，不大看到鳥兒，就是由於農民為了消滅害蟲，不惜加入大量 DDT 農藥在作物中，鳥被視作農林害蟲，自然首當其衝，出現集體中毒死亡的狀況，人類進食這些農產品，自然有害無益。這系列的文學作品終而使美國市民深刻反思，走出來抗議，民間空前的呼聲促使禁用 DDT 的法律條文得到通過，但同一時間的台灣卻沒有發現這個問題，還在沿用。所以，筆就好比箭，事情、問題會過去，但作家每天動筆發掘問題，痛陳時弊，等於每天放箭，去擊中問題的要害，使所有的東西都能得到改進。不單是書，影片等媒介也有相同功效。美國的前副總統戈爾，他有一個影片叫 *An Inconvenient Truth*，這是個關於地球人類的環保狀況的記錄片，就直接受到了 Rachel Louise Carson 的書的影響。所以，對於環保這件事，是慢慢的、一代接一代的，到了現在，我想大家對綠色生活已經有一定的概念，環保兩個字也能夠對大家講很多的故事了。當然，環保的成效不一定得到保證，因為要全人類一致行動是很困難的，可是大家有這種決心，像嬰兒學走路一樣，一步一步的慢慢來，還是會成功的。好像我住在美國的一個很繁華的地方，去年開闢了一條禁止車輛行駛的道路，剛開始的時候都很不習慣，為甚麼大道上要弄來這樣的一條所謂的綠色道路來，讓單車專用，造成駕車人士很大的不便，但很快我們就習慣了，後來這個地方在環境保護上越來越成功。比如說，你怎麼會想到，在美國，我們用的玻璃瓶，瓶後有個編號，你的瓶子是一號的，就得按編號，把它掉進一號的回收箱裏，其他是二號的就放進二號裏。因此，我們這邊還是相當緩慢，要是花了很多金錢、精力、時間，也是改不好的話，那問題就大了。謝謝！

(掌聲)

**鄭培凱**：謝謝！現在林沛理趕到了，那我們也請他來講一下吧。

(眾笑)

## 城市繁榮背後

**林沛理**：關於環保，關鍵是怎樣保護環境。我是一個做報紙的人，雖然沒有作一個全面的統計，但自己粗略估算一下，在大陸，同一份報章，三天裏頭總有兩天是關於環保的。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每天看很多報紙，經常看到媒體怎麼說千里之外的雨林，正以每秒平方米的驚人速度消失。重要的不僅是消失的數量，而是消失以後，需要二十到三十年不等的時間來恢復。所有我們看到的、想到的，很快都要消失不見了，是很可嘆的一件事情。看電視，看到外國領袖們就氣候和環保問題召開會議，甚至說要用上大概五十、七十年的時間。可情況的不樂觀，不止於此，因為冰川溶化，水的份量比平常預想的還多，亞洲、歐洲、美洲等地，有不少的土地被淹沒。我們能夠想像到這種情況嗎？不能。

我們又生活在怎樣的一個環境中呢？一年 365 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開着空調，一年只關了五分鐘、十分鐘、三十分鐘，有些地方，像中環、整個廣東道，又用上幾百個燈泡去亮着它，又是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時，不為了照明，而是來強調自己的城市的繁榮，造成了光污染、光害。我在這裏，看着桌子上的水瓶，看着這個杯，喝着這杯水，你說這是環保，我覺得是天大的諷刺。最環保的，我覺得，是我們這裏看不到的，但卻從以前就有，就這麼一副身軀，怎麼來，怎麼去，對我來說，就是最環保的一件事。到這裏完了，謝謝。

(掌聲)

**鄭培凱**：謝謝。的確，環保需要從生活出發。那，到你了。

(掌聲)

## 人文跟環保的共同語言

**潘國靈：**謝謝。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還在想究竟用廣東話還是普通話比較好，可以來方便大家溝通，特別是環保，這個命題更是需要大家來討論一下，無論如何，感謝鄭教授的邀請。談起「人文環保」，這是一個蠻新穎的題目，我想的是，人文應該是很冷靜、理性的東西，環保應該是時尚、潮流的象徵，兩個東西加起來，感覺很正面，跟我之前當房屋署的「老有所居寫作比賽」評委性質很相似。人們總覺得寫作的人是很深不可測，或者是孤芳自賞的，但現在的「人文環保」，卻把作家的這個形象給重整了，原來作家的寫作深度並不限於一些生活隨想、吟風弄月，而是可以透過小說、散文等多樣的文體作為媒介，把環保這個命題闡揚，將之正面化。不過，人文跟環保並不是完全無關的，生死、山川、風月，甚至同性戀亦在講人文、環保，這些便是人文跟環保之間共同語言，我看了很多參賽作品，發現了參賽者也深明這個道理，能夠巧妙的透過想像力，把環保這種實際性的題目加以發揮，展現正面的思想，這點是相當重要的，而且，我也留意到，藉着人文來探說環保，能夠把一些問題勾勒出來，有一篇作品談到用不環保的物料和過程，來建構以貫徹環保作理念的環保大學的問題，當中的矛盾性，可真的借文字作品來探討一番，所以，我覺得今年這個題目非常切合實際之餘，又能重申人文精神的可塑性。謝謝大家。

(掌聲)

**鄭培凱：**謝謝。今年的這個主題，在我們剛開會的時候，就馬上提出來，以往的文學節都是一件事歸一件事來設定題目的，像人文就人文，環保的環保，結果像把人文跟環保割裂了，人們往往忽略這件事情，可是，打從人類建立了文明的第一天，環保問題也就來了，根本兩者都是密不可分的。剛想起來，去年著名天文物理學家史提芬·霍金說過，地球一千年內就要沒了，一定要盡快找另外一個能讓人類生存的星球，把人類移民過去。他這種想法過於科學主義化了，跟我們想到的「地球是我們唯一的地球，我們必定要保

護它」的信念不同，他們會覺得「宇宙有兩個地球，這個沒了沒關係，可以到另外一個去」，地球變得隨手拈來，呼之則來、揮之則去，這正是人們過份割裂人文跟環保兩者關係的後果了。環保二字是帶有對地球、對萬物的感情投射，所以，這個題目是很重要的。除了我們成人之外，作為未來的主人翁，青年人更應該去思索一下環保議題。那麼我們還有十分鐘的時間，歡迎在座的年青人跟我們在台上的作家分享一下你們的問題或者想法。

(掌聲)

**發問者（甲）：**剛想到了一點是關於這個主題的，就是人類缺乏對宗教的信賴。比如說想談戀愛就隨便的去找另一半，同樣的，地球沒了沒關係，反正找另外一個也行，跟有信仰的人不同，信仰教會人們感恩，會感激天覆地載、會珍惜生活裏的每分每秒、地球的資源。所以，我也想問一下，環保問題會不會跟人缺乏信仰有關？謝謝各位老師。

**黃子平：**我這裏可以提供一下材料。上個世紀 70 年代，當時的羅馬教宗公開跟世界宗教領袖說，要肯定地球是上帝所造，上帝更曾經在這個地球上居住過，我想這個例子跟你的問題是相關的。

**韓良露：**我剛剛提到了記憶在人文的多樣化裏存在的狀態，宗教或者信仰都只是人類記憶多樣化的一部份，所以這個機會當然不能扼殺，政權賦予了人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但是並不能說單純宗教或者信仰就能夠改變人類的這種狀況，在你的記憶價值裏頭，宗教可以是無比尊貴，在他人身上，卻可能是個地獄。所以，一如我方才提到，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所以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基因，可是卻不能以你的基因來強行判別自己或者他人的記憶。宗教對於你來講有一定的意義，對他人來不一定，信仰只能對個人有影響，對別人，或甚整個人類族群，影響力有限。

**鄭培凱：**的確，宗教令人類懂得感恩珍惜，這種人文精神式的關懷，更是明顯。不過，現今世代看待宗教，並不如中國人過去對山川河洛一概崇拜的程度，宗教的影響力，自然受到限制。各位老師差不多已經就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有少量時間

讓大家發問。那，坐在那兒的同學吧。

發問者（乙）：剛剛潘國靈老師說過同性戀跟人文環保有關係，我想問一下，他們的關係在於何處？

（眾笑）

潘國靈：其實同性戀跟人文環保還是有一點關係的。就是說生育問題上，同性戀並不可以生小孩子，固然影響到人類作為動物種群繁衍的行為習性，是「環保」；何況，也不可以「傳宗接代」，這四個字是顯然帶有道德判斷，特別對中國家庭來說，是很嚴重的，這是「人文」，所以，同性戀已經從一般的生態問題扣連到人文問題了。

鄭培凱：謝謝潘老師的分享。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要是大家還有問題，可以在結束以後到台下跟老師交流，亦可以在這兩天的文學節活動裏再作討論。謝謝各位老師、觀眾參與這個講座，再見。

（掌聲）

—座談會結束—